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筮。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為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地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

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濤。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糶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藉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藉於民。准衡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代道薪煮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

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家墓。大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十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驎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豈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玉。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玉。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

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覺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覺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屬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

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衛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衛。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上下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

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食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袂五。中農袂四。下農袂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筮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廩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至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理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衽。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俸戟之實。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鑪之數。不得為侈命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鑪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救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困。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鸞鷲之舍近。鷓鴣鵲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越人。三月解紉。弓弩無匡軫者。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道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鵲。彼十鈞之弩。不得裴楸。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紉。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醢。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

萬人以待戰於曲。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賸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賸有所歸。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道薪。煮沸火為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園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幣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茅。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

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令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備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兼并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筭者。不能為天下。故

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偉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謀。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筭然擊金士帥然。筭然擊金士帥然。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服而以為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

百子金書
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他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衡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導。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莢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鉞一鋤一耨。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錐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曠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畝種之國也。故穀眾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涿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宵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並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訾，必市里，鼓旗未相望，眾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困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道菜鹽鹵斥澤山間，墳塋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蕓菜鹹鹵斤澤山間垆堦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藉於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葦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

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璧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環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幣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比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道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中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佺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存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鴈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錄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

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報。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干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篡此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篡此。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無種者。子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

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忍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價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鷲鷲含餘糝齊鐘鼓之聲吹笙篳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起。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沽之汁。肥流水。則蠶蚤。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讐。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幣。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市相賭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賭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絳纒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民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埽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斤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

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虛戲作造六菴。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錘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會數。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

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韞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莖之有膏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車轂蠶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闢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凋也。眾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鬥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鬥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奔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

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

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歷。歷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紞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鐵。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緄綵。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

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行。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黍熟。天子祀於太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纓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犴牛馬之寶。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纓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纓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

蹠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道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共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耒當弩。鉞耨當劔戟。穫渠當督鞞。蓑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晏子春秋後序

嘗謂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一也乾隆戊申孫伯淵觀察始校定之為
撰音義發凡起例綱舉目張矣嗣是盧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晏子即據其本引申觸類頗復
增益最後見所謂元人刻本者補二百十五章之目而觀察亦得從元刻影鈔一部手自覆勘
嘉慶甲戌九月以贈吳山尊學士於是學士屬廣圻重刻於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
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舊洵為是書傳一善本已廣圻讎字之餘尋繹文句
間有一得知問上篇第十二章當云故臣聞義句謀之法也句民句事之本也下句文當云及其
衰也建謀反義句興事傷民問下篇第十五章當云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事句請以燕第
十九章當云其事君也盡禮道忠句不為苟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諭義道行句不為
苟戚不同則踈而不誹句今本皆脫誤不可讀此類相承雖久尚有可以為之推求審正者其音
義拾補方行於世既所共覩不事贅述倘取以參稽互證尊舊聞而資新悟將見讀晏子者之
自此無難矣元和顧廣圻謹後序

晏子春秋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禱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禱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楡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

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誣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蓋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
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言晏子諫第九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遊寒塗不卹死皆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異榮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

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教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適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脩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

非以賞譽自勸者。憤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散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養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莢，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棹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泯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泯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噉齋。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泯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棹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扈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脩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并下士師亦同。公怒。令免職計。八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

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護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護佞賞無功罰不幸。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掩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

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脩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脩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駝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救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馬。公名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子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尊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廢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義失則廢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困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疾且瘥暮年不已召會遺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佞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謹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導齋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齋歎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齋歎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齋歎。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齋歎。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齋歎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並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官。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躡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上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曰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褰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途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飢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若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子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千里之祗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泯飢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夫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

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皆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異榮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榮惑守于虛，晷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榮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禱，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榮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榮惑遷。

景公將伐宋。普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普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普者。至。公曰。今夕吾普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普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台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普之言也。公曰。占普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普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首而長。頰以鬢。兌上豐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鬢。豐上兌下。偃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政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

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 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 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終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景公為長廩藉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以聖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自於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朝居殿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勸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勸其功則使一妄。勸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十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三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弄？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草野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眾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妄。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妄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驅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眾。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蒞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眾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眾。不身傳誅。今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必為問。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

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人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為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總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

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於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庠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遊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遊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同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拳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莫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紵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故也首服足以脩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槽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汚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蔽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

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惟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喬欸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眾其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眾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綿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忽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取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乎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之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急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靈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份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蓋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蓋哀。蓋憂者。怨。蓋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膝履。冠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飲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

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適。尊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論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蕩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天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侈尸。是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侈。皆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凡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上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上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

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不嫉；事君之道，尊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 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卹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鼃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斂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殺。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四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離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君子所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第十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債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暮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暮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暮。遂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令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

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實。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間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勝之間。晏子曰。吾欲賞於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眾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如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誣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眾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為己。為人者重。自為

者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在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黨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隨于民者眾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寘暱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煩。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大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受令。荆楚愴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

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能。佞不吐惡。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則。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工無驕行。下無詭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籍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雒彝。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

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筭筭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不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偏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偏川澤

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改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國。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敘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謨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

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讓。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子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次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進讓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

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天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蘆。首學者誠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感。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饒。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莅眾。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

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脩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脩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啟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公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啟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

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曰。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爾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恠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美之養。而聲於邇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在國以暴和民者危脩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脩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古之在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在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過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為忠流酒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敘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

大無多責焉。使適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
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厯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
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
子無外親謁。辟梁上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
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寬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
不法不為也。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效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
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
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以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終